

· 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

数字精神权力的主要内涵、布展机理与鲜明特点^{*}

刘映芳

[摘要] 数字精神权力是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的权力统治新范式，它主要以数字技术为底层技术支撑，反映了权力与人的欲望、意识、情感和心理等的深层次关系，是精神权力与数字技术合谋在精神生活领域建构的权力运作新范式。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精神权力布展具有特定的机理，它主要以资本逻辑为根本遵循、以精神规训为核心手段、以数控监狱为技术工具、以感性渗透为主要途径。与传统的权力统治范式相比，数字精神权力具有高强的渗透性、突出的隐形性和无限的扩张性，因而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主要的精神权力范式。

[关键词] 数字精神权力 数字资本主义 数字技术

数字精神权力是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的权力统治新范式，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相伴而生。数字技术改变了权力的发生和作用机制，演化成为权力统治的技术工具。数字资本主义借助数字技术在精神生活领域实行软性的权力统治，致使“权力指向对象从物质的感性身体、生命转向非物质的精神、欲望，其手段是对精神进行扶植式管控”^①，由此推动数字精神权力的出场。数字精神权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反映了权力与人的欲望、意识、情感和心理等的深层次关系。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政权勾结资本巨头，通过跨国公司把精神权力统治渗透到各个国家，不断对人的精神进行扶植式管控，进而把控人类精神生产、左右世界精神文明发展。这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最新手法，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②。立足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研究数字精神权力是一项迫切的时代课题，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通过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精神权力的全面检视，尝试揭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最新诡计和手法，力求让人们正确认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方式。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及国际话语表达创新研究”（22BKS132）的阶段性成果。

^① 线会胜：《数字化时代的精神权力及感性渗透——论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6期。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一、数字精神权力的主要内涵

何为数字精神权力？这是全面把握和理解数字精神权力的前提。权力是一种力量的展演，体现的是一种控制或支配的能力。精神权力是精神与权力的耦合共生，其作用领域是精神领域。1881年，弗·谢·索洛维约夫（Соловьёв 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在悼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世俗权力是以恶制恶，用惩罚和暴力与恶斗争，仅仅维持某种外在的社会秩序。第二种权力——精神权力，则不承认这种外在秩序表达了绝对真理，执意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使恶不仅受制于外在的秩序，而是彻底臣服于善，以实现绝对真理。”^①可见，与世俗权力相对应，精神权力侧重于精神领域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它主要以精神生活为展演场域，用特定的思想文化、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信仰信念对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等施加影响，使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同或服从，进而对社会思想生产、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等产生深度影响。

数字精神权力是精神权力与数字技术的联合，是精神权力的数字化，即利用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让特定阶级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对全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数字精神权力是精神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精神政治以数字技术作为底层技术支撑，并且与精神权力相匹配。”^②数字技术在精神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技术工具角色，对精神权力起到赋能、放大、增强的作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通过数字技术的赋权增效作用把自身意志、价值观等植入人的精神世界，进而控制人的欲望、意识、情感和心里，让人们在精神意识层面自觉服从资本主义的统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借助数字技术调控数字社会思想文化的生产与分配，左右人类文明的演进方向，因为资本主义清醒地认识到“那种靠使用蛮力，强行给人们戴上规范、禁令的紧箍咒的规训权力是没有用的。设法让人们发自内心地屈从于环境威力的权力技术才是更有效的”^③。数字精神权力的现实表现是借助数字技术进行全方位的精神权力渗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借助数字技术操纵人的精神意识。数字精神权力在现实中最直接、最主要、最根本的表现就是通过数字技术解构、改造、重组人的精神意识结构，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习惯等精细地植入人的精神意识结构的毛细血管之中，进而对人的精神意识进行一点一滴的矫正。这种现实表现之所以是最直接、最主要、最根本的表现，是因为数字精神权力渗透的对象是人，最终要通过人来起作用。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只有控制了人的思想意识，才能有效控制人的活动，进而控制整个社会的活动。西方国家借助自身强大的数字技术优势把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打造成为衡量一切的文化标准和尺度，并将其作为改造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精

① [俄] 索洛维约夫等：《精神领袖》，徐振亚、娄自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② 综会胜：《数字化时代的精神权力及感性渗透——论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6期。

③ [德]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0页。

神追求等的文化载体，进而对人的精神生活进行控制。比如，2022年11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室 OpenAI 发布了一款通用聊天机器人 ChatGPT（聊天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这款应用以西方的思想观念、政治倾向、道德文明、话语方式等作为程序设计的底层文化，因而人们在人机对话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都呈现出鲜明的西方价值色彩，并且会受到西方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裹挟。“ChatGPT 输出的不良价值取向可能在‘人机对话’中得到强化，ChatGPT 企图以西方世界倡导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约束受众，用同质化的虚假信息误导受众思维认知”^①，使得人的精神意识受到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隐形渗透和诱导。

二是借助数字技术把控思想生产活动。思想的生产与分配是人类特有的感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②，并且统治阶级“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必然把代表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文化作为整个社会思想生产和再生产的核心资源，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思想垄断，在精神领域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和支配。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把数字技术卷入资本增殖的庞大机器中，借助数字技术的强大生产作用，把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进行数字化生产转换，创造出大量的数字文化产品，并通过数字智能算法对这些数字文化产品进行精准分配，进而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生产与分配。控制社会思想的生产与分配，不仅意味着资本增殖逻辑的实现，还意味着资本权力逻辑的实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通过跨国影视公司、跨国电子商务等把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到全球精神产品的生产与创造之中，进而干预其他国家的思想生产活动。

三是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文化殖民。文化殖民是新殖民主义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指一国对另一国所进行的文化侵蚀，达到从根本上消灭另一国文化自主性的目的。文化殖民是资本主义精神权力在文化领域的展演，实质上是西方霸权主义的延伸。西方文明天然地具有一种向外扩张和征服的心理，这是西方文明的显著特征。西方国家在借助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进行权力扩张后，转而以文化扩张为通道，寻求西方霸权主义的全球布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西方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将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包装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并通过数字技术将其进行全球输出、贩卖，对输入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主体性形成颠覆之势，以此为西方国家实现全球霸权图谋张目。文化殖民是一种意识形态侵略行径，而数字技术在其中扮演着技术推动作用。西方国家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数字技术，能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把所谓的“普世价值”装扮成全人类的价值观，用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

① 王延川、赵靖：《生成式人工智能诱发意识形态风险的逻辑机理及其应对策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态安全防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① 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文化殖民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精神权力布展的重要表现，其险恶政治目的就是颠覆别国政权，实现和平演变。据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高达10.79亿人。当前，西方国家企图借助数字技术在我国进行文化殖民，发动网络意识形态战争。一旦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失守，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将会大肆渗入。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防范和警惕。

二、数字精神权力的布展机理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精神权力的数字化转向，进而重塑了精神权力发生作用的机制，使精神权力展现出新的布展机理。

（一）以资本逻辑为数字精神权力布展的根本遵循

数字精神权力的布展遵循着资本逻辑，并受到资本逻辑的统摄。资本逻辑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内在矛盾的运动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统治和支配力量。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是资本逻辑的两条主线，两者相互架构、相互作用、相互形塑，使得“资本的运动呈现为既追求价值增殖又寻求权力扩张的辐合式双螺旋结构”^②。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统一于资本运动全过程。资本不断进行价值增殖，意味着资本不断掌握了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人类物质劳动，使得资本得以不断形成和加强支配社会的权力。同时，资本不断进行权力扩张，意味着资本不断加强对活劳动的支配和吮吸，使得资本能够有效地剥削剩余价值，保障价值增殖得以顺利进行。可以说，在资本支配一切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数字精神权力布展必然遵循着资本的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为资本追求财富和权力统治服务。

一方面，数字精神权力布展遵循资本增殖逻辑。增殖逻辑是资本最为基本的逻辑，是资本运动的动机和目的所在。数字精神权力遵循资本增殖逻辑，为资本在精神领域榨取剩余价值进而获得超额利润服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是动机”^③。只要资本存在，就一刻也不会停止追逐价值增殖，这是资本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的天性。随着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非物质生产方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生产方式，因而，情绪、思想、意识等要素在非物质生产方式中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新自由主义发现“其实精神才是生产力。这种向精神，因此也是向精神政治的转变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也密切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② 董彪：《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从增殖逻辑到权力逻辑》，《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相关，因为今天的资本主义是由非物质和非肉体的生产模式所确定的”^①。对此，资本把剩余价值榨取瞄准在精神领域，通过数字精神权力的精细布展，对人的精神意识进行管控和利用，并将人的情绪、需求、欲望等作为可再生产的数据资本，源源不断地在精神领域榨取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数字精神权力布展遵循资本权力逻辑。权力逻辑是资本的主导性逻辑。资本是特殊的权力形式，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权力。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②。资本具有强烈的统治欲，这种统治欲驱使资本永不停歇地追逐权力，以掌握控制现代社会的强大力量，进而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支配和统治。数字精神权力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借以实现权力统治的新权力形态，本质上依旧属于资本权力范畴。因而，数字精神权力布展必然遵循资本权力逻辑，服从资本支配和统治现代社会的权力意志。数字精神权力是更为精细、更为精准的权力统治手段，反映资本权力扩张从物质领域转向精神领域，它主要通过数字技术把权力统治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人的灵魂、思想、意志、潜意识当中，直接进入更深层次的精神世界并侵占它。这种权力统治手段比过去以暴力、强制、压迫为主的权力统治手段来得更为有效，因为它具有超强的隐蔽性，以软性的统治方式麻痹人的精神世界，使人们无意识地跌入资本权力统治中而不自知。

（二）以精神规训为数字精神权力布展的核心手段

精神规训是数字精神权力运作的核心手段，它通过数字技术使权力统治超越人的身体进入精神层面，潜移默化地重构人的精神结构，进而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把控和宰制。传统的权力统治方式遵循福柯的生命政治，因而，身体与生命是权力展演的场所。规训权力是与福柯生命政治相对应的治理技艺，它主要通过具体的物质机构来对人的身体进行管控，如学校、工厂、军营等。这些物质机构内嵌特定的权力统治结构，这时候权力就抽象为一种机制，如考核制度、奖惩制度、规范制度等。只要人们生活在这些物质机构内，权力就会通过各种机制发生作用，进而对人的身体和生命进行规训。规训权力主要指向人的身体和生命，反映的是权力与身体、生命之间的关系。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肉体人”逐渐向“数字人”转变，数字技术搭建了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人们可以脱离身体的时空限制而游荡在数字世界之中，这就导致以身体、生命规训为核心的传统权力统治方式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面对数字技术建构的网络世界，主体的欲望、意识和情感等感性因素都成为可量化的数据形式，权力可借由新兴技术延伸至精神领域。”^③ 精神规训日益成为数字时代权力运作的核心手段，贯穿数字精神权力的运作过程。

其一，精神规训的展开逻辑是对人的精神结构进行重塑。精神政治学主要朝向精神领域中的

^① [德]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页。

^③ 缘会胜：《数字化时代的精神权力及感性渗透——论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6期。

自由意志、自我认知、思想意识等方面，从而在意志、认知、思想等方面实现对人的管控。因而，精神规训反映的是权力与精神、意识、心理、欲望等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它的作用场所是人的精神结构。在数字时代，人的思想、意识、需求等成为可量化、可测量、可建模的数据，导致人的精神世界在大数据面前成为透明的存在，进而为资本权力统治入侵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数字精神权力就是通过数字技术对人的精神结构进行改造、编程、重组，“将资本统治权力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各个维度，特别是对主体的精神进行邀约，试图最大限度地对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展开布控，将人规训为单向度的、无个性的、丧失思考能力的大众”^①。

其二，精神规训的文化载体是资本主义价值观。马克思曾指出，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然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②。资本主义价值观是资本主义借以进行精神规训的文化载体，它通过在人的精神结构中植入资本主义价值观来控制人的精神世界，让人的精神世界受到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收编和统摄。可以说，精神规训的过程实质就是使人的精神意识同质化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过程，是资本主义价值观超越物理、地理、时空、种族、年龄等差异而在人的精神世界中获得普遍性认同的过程。同质化是精神规训的目的和结果，它使一切主体精神都趋于相同，“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充满熟悉感的视觉空间，一个数字化的回音室，它消除了陌生者与他者的所有否定性，在这里，主体精神只能遭遇它自己”^③。同质化是一种精神暴力，它的恐怖就在于它消除了主体精神的差别性、独特性和多样性，使人们丧失思考和反抗意识，彻底沦为被资本权力遥控的玩偶，而数字精神权力正是利用这种同质化暴力来实现统治的。

其三，精神规训的心理机制是自我服从、自我接受等自愿性心理。数字精神权力摒弃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以强制性和规制性为主的身体、生命规训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以自愿性心理机制为主的精神规训方式。“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权力技术采用了一种微妙的模式。它并不直接掌控个体。确切地说，它要做的是让个体从自身出发，自己去影响自己，让环境威力法自发形成，同时，还会把这种法则诠释为自由。”^④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大数据窥视和掌握人的精神需求和潜意识，并把资本主义价值观融渗进社会规范、生活方式、消费体系等当中，尤其是通过制造各种植入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数字精神文化产品来迎合人们的精神需求，进而对人们的精神进行矫正、改造和引诱，使人们在无意识中自觉服从、自觉接受资本主义的精神规训。精神规训尤其热衷通过数字技术对人的潜意识进行编织，在潜意识层面介入和改组人的精神结构，使人们在精神上失去自我反抗意识。因而，无需任何强迫和督促，人们便会发自内心地、自愿地被数字精神权力所收编和管控。

① 邹绍清、穆佳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精神异化及重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

③ [德]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1页。

④ [德]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7页。

（三）以数控监狱为数字精神权力布展的技术工具

数控监狱是数字精神权力运作的技术工具，指的是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kum）。数字技术能使人的思想、意识、需求等变成一连串的数据，并被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所监控，从而使人们就像生活在一座数控监狱里一样。这里的数控监狱是全景敞视的，没有死角，因为数字技术拥有“上帝视角”，能够全方位监视人们在数字空间的一言一行。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称之为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他在《精神政治学》一书写道：“绝对的自由和交际现在变成了被控制和监视。就连社交媒体也越来越像一座监视社情民意、褫夺公民权利的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①边沁曾提出过“圆形监狱”的构想，圆形监狱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并且被分为许多小囚室，中心是一座瞭望塔，通过中心瞭望塔可以对犯人进行监视。福柯后来把边沁的圆形监狱理论发展成为“全景敞视主义”，认为圆形监狱就是一种全景敞视监狱。但是，全景敞视监狱主要通过一个中心视角进行监视，因而是有盲点的，不能全方位地监视人的一言一行。而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是无视角的监控，因而没有视角上的盲点，它能利用数字技术对人的一言一行进行数字化全记录，使得人们毫无保留地受到数字技术的监控。相比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更能有效地对人进行精细化、科学化的监视，因而更有利于权力的布展与统治。数字精神权力的布展就是通过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对人们进行监控，精准刻画人们的精神世界图像，进而介入并控制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是数字精神权力布展的技术工具，它以自由为粉饰外衣、以透明为存在基础、以数据为运行引擎，以此不断对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思想生产活动进行数字管控。

其一，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以自由为粉饰外衣。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借助自由得以实现，“其中蕴含着自由的辩证法，原来自由即监控”^②。自由意味着自我曝光、自我袒露、自我展示，意味着人们自愿把所有可能被利用的信息数据放到互联网上去。“数字化控制社会（Kontrollgesellschaft）恰恰要充分利用这样的自由。管制，也恰恰由于这种自愿的自我曝光和自我袒露才成为可能。”^③只有人们在数字平台上自由地暴露自我，大数据才能对人们进行数字监控。于是，新自由主义政权大力鼓励自由、肯定自由、鼓吹自由，营造一个极度自由的数字社会，并诱导人们在数字平台上自由地释放自己的情绪、需求、愿望等。过去，权力统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禁令、法规、制度等制约人的行为，从而使人们在精神上被迫屈从于资本主义的统治。这种统治方式是对自由的否定，而数字精神权力的统治方式则是对自由进行肯定，对自由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利用。因为对自由进行了充分肯定，所以“在数字化全景监狱中，没有人真的感觉到自己被监视或者被威胁”^④。事实上，人们无时无刻不处于被监视、被操控、被宰制的状态，然而人们却以为自己是完全自由

① [德]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1页。

② [德] 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85页。

③ [德]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④ [德]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52页。

的，这就是数字精神权力运作的巧妙之处。

其二，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以透明为存在基础。要有效地渗透数字精神权力，就必须使社会实现透明化。透明意味着公开、通透、可见，一切都暴露在公共视线之中。人们为了更好地行使监督权，进而对公权力进行监督，要求社会透明化。数字技术的发展使透明社会成为可能，人们因此对透明社会加以拥护，并赋予其合理性。“事实上，透明性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准则。”^① 数字精神权力借助数字技术使一切不透明的事物都变得透明起来，并对人们进行赤裸裸的权力凝视。“精神权力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控制一切，以公开、透明的名义将个体置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管控之下。”^② 人们完全生活在一座由自己建构起来的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之中，而每个人都是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里的新型囚犯。透明是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的存在基础，一旦社会变得不透明，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就无法赤裸裸地监控人的精神世界，也无法有效地控制社会思想生产，更无法便利地开展全球文化殖民活动。

其三，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以数据为运行引擎。数字技术重塑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将一切事物进行数据化。数据是驱动数字社会的生产要素和驱动力量。在数字时代，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数字交互方式使人们误以为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于是不断地在数字平台畅所欲言，不断进行自我展示，把自己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数字平台上。然而这一切都被大数据进行收集和记录，并形成庞大的流动数据。资本主义借助数字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不断在数字平台获取和占有大量的流动数据，并通过资本化运作使数据变成物化的数据权力。数据权力是数字时代资本权力与数据相勾结的产物，它是“数据的生产与创造、记录与传递、处理与使用的数据化过程中对人的支配与控制的权力，是数字将人转换成便于操控的物体的权力”^③。数据权力日益成为抽象的权力符号，变成操纵人的物化的权力。数据是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运作的引擎，离开了数据，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就无法有效运行。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要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获取和占有庞大的流动数据，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资本化运作使数据成为支配、奴役、宰制人类精神生活的权力。

（四）以感性渗透为数字精神权力布展的主要途径

感性是与理性相对立的范畴，主要是指感觉、知觉和表象等主观形式的认识，往往是指人们以情感、心情、需求、欲望等主观意志来看待或者从事一件事情。感性渗透主要是通过抓住人的情感、欲望等感性因素进行渗透。数字精神权力的作用场域是人的精神世界，因而感性渗透必然成为其主要途径。

其一，通过情绪消费进行感性渗透。情绪主要是指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包括喜、

① [德] 韩炳哲：《资本主义与死亡驱力》，李明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38页。

② 缙会胜：《数字化时代的精神权力及感性渗透——论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6期。

③ 王卫华、杨俊：《人工智能的资本权力批判与全球经济正义的追问》，《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怒、哀、乐等。情绪是精神的显示器，是行为的能量和感性的基础，具有意向性和践言性，能够引起特定行为的发生。随着人的精神性需要的日益增长，情绪的互动交流意义愈加凸显。情绪的表达、交流和释放成为主体自由意志的表达。“新自由主义政权将情绪用作资源，来创造更强的生产力和更高的生产率”^①，因为情绪具有短暂性、易变性、可控性，不仅能够加速资本的运转与流通，开辟广阔的消费空间，进而控制社会思想生产活动，还能够对人进行精神层面的深层次管控。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将情绪进行商品化运作，搭建一整套情绪消费体系，塑造情绪消费模型，垄断社会思想生产活动，进而进行精准的情绪传输，借助情绪消费对人的精神意识结构进行改造重组。情绪消费内植资本主义价值观，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得以通过消费进入人的情绪层面，并通过情绪对人的精神意识进行干预和重塑，进而对人的行为进行矫正和引导，使情绪成为精神政治对人进行控制的有效媒介。

其二，通过绩效肯定进行感性渗透。绩效是对人们工作总体情况的评价。绩效命令是现代社
会新戒律，它通过肯定性评价使得追求绩效成为现代社会的心理激励机制。绩效肯定是一种感性的权力统治技术，它以绩效奖励为诱饵，通过“能够”“可以”等肯定性心理激励机制，激励人们不断鞭策自身、逼迫自我，使人们屈从于内在强迫和自我控制。当下，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数字设备、数字媒介平台随时随地进行工作，使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混合在一起并日益占领休闲时间，进而实现工作绩效最大化。绩效最大化意味着社会对人的肯定的最大化，也意味着剩余价值剥削的最大化。过去，资本家主要通过延长工作日或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等方式进行剥削，导致“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②。这种剥削方式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和非自愿性，是一种禁令式剥削方式，极容易造成人们的反抗心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则摒弃了这种粗糙的统治手段，换之以柔性的、精细的统治技艺，它主要通过绩效肯定来掩盖资本剥削本质，使人们心甘情愿地为了成就功名而进行自我剥削。自我剥削是一种自我施加、自我奴役、自我服从的剥削方式，是完全自愿地剥削自我，“这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③。在长期的“自由”剥削下，人的精神世界日益倦怠化，并被资本所驯化和奴役。

其三，通过网络游戏进行感性渗透。网络游戏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它拥有庞大的年轻受众群体且具有超强的文化建构功能，因此成为数字时代新自由主义政权用以进行精神权力渗透的途径。网络游戏具有很强的数字叙事能力，是思想观念的隐形表达，承载着游戏开发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容，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渗透的客观载体，能够影响游戏者的价值认知和思维习惯。游戏本质上是一种程序修饰实践，它通过立体化、仿真化、互动化的网络游戏场（包括三维场景、虚拟人物、故事情景、建筑道具等）赋予游戏者强烈的参与感、视觉感、代入感、在场感、沉

① [德]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页。

③ [德] 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0页。

浸感，使他们在体验式的自我角色扮演中接受游戏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比如，美国暴雪公司推出的风靡全球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就植入一些西方价值规则与秩序，因而在传播西方文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事实证明，《魔兽世界》这款集西方文化观念、西方道德观点和西方生活方式于一体的网络游戏，确实在西方文化进行全球传播的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①

三、数字精神权力的鲜明特点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精神权力具有高强的渗透性、突出的隐形性和无限的扩张性等特点。

（一）高强的渗透性

数字精神权力具有高强的渗透性。数字技术作为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果，具有强大的赋能作用。数字精神权力借助数字技术能够把资本主义的权力意志渗透到人的精神世界的毛细血管之中，对人的精神意识进行精细化的矫正。这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规训权力所无法实现的，因为规训权力首先作用于人的身体，进而通过管控人的身体、生命来控制人的精神。这种权力统治方式无法直接有效地进入人的灵魂深处，进而深度介入人的精神意识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数字精神权力则做到了这一点，它通过数字监控对人的精神动态进行全记录，对人的精神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以讨好逢迎的方式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讨好、迎合、诱导等方式比强制性禁令来得更为有效，更具渗透效果。可以说，数字精神权力的渗透性就体现在它把技术性渗透与文化性渗透结合起来，形成数字文化殖民新手法，越过身体障碍直击人的精神世界。“这种类型的统治无需蛮力，无需暴力，因为它就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它意欲通过讨好逢迎和制造依赖的方式进行统治。”^②

（二）突出的隐形性

数字精神权力具有突出的隐形性。数字精神权力的隐形性是其得以不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特性，因为人们难以察觉到被统治、被控制，所以不会抵制、排斥、反抗它，这也是数字精神权力的高超之处。数字精神权力之所以具有隐形性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数字化生存方式能够隐匿身份。数字技术打造了一个虚拟的数字空间，形塑了数字化生存方式。人们在数字空间的虚拟行为全都以数字符码的形式加以呈现，可以将真实自我抽象为数字符号，进而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西方国家在数字空间进行数字精神权力布展时，不仅能够把自身的真实身份隐藏起来，还可以制造多重虚假身份。因而，当西方国家进行数字精神权力布展时，人们无法查寻到它的存在。这种隐形性比有形性更加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正被西方国家的精神权力意志所统摄，因而根本无法作出任何反抗行为。二是柔性统治方式能够遮蔽意图。数字精神权力以

① 万丽、王国平：《网络游戏：人类对文化渗透和传播的突破》，《求索》2014年第5期。

② 〔德〕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2页。

柔性统治方式为主，“它努力制造积极情感并对其加以利用；它循循善诱而不是处处禁止；它不与主体对立，而是去迎合对方”^①。这种柔性统治方式让人们看不到任何暴力性和强制性的存在，而是处处看到鼓励、肯定与赞扬。这就能够有效遮蔽数字精神权力的统治意图，使人们无从察觉其背后无限扩张的统治欲望，并无意识地接受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改造。

（三）无限的扩张性

数字精神权力具有无限的扩张性。资本运动的过程就是资本权力扩张的过程。只要资本一直存在，它就不会停止权力扩张。数字精神权力要存续下去，就必然要进行扩张。数字精神权力的无限扩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从现实空间扩张到数字空间。数字技术形塑了数实融合的空间景观，使得数字空间和现实空间彼此互嵌、交融、共生。“现实生活通过数字技术在数字空间中得以复现，数字主体和数字客体以数据化、多元化、沉浸式地连接于数实之间，借助数字文化重塑现实空间的价值性。”^②随着数实交融的空间景观的形成，数字精神权力由此借助数字技术从现实空间不断扩张到数字空间，不断入侵人的精神生活，褫夺人的精神主体性。二是从劳动时间扩张到休闲时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与休闲是人类的两种生存方式，并且两者具有明显的界限。数字劳动方式使得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日益深度互嵌。劳动休闲化与休闲劳动化是当下新的时代症候。资本有意地模糊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界限，不仅在劳动时间对人的精神进行剥削奴役，还利用数字化生存方式把剥削奴役的触角伸向休闲时间，全过程介入和干扰人的精神世界，使数字精神权力扩张从劳动时间延伸至休闲时间。三是从本国范围扩张到全球范围。传统的权力扩张受到地理、文化等因素的限制，其扩张范围是有限的。数字精神权力能够借助数字技术，超越地理限制、时间限制、空间限制、种族限制、意识形态限制等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全方位的布展，使资本权力在全球安家落户。

数字精神权力是资本权力与数字技术联姻合谋在精神领域实现软性统治的结果，实质上是资本主义霸权的新面相、资本剥削的新方式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手法，其目的就是扩容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空间，使资本能够持续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价值增殖和权力统治。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通过数字精神权力布展在全球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其渗透性非常强又难以让人察觉。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做到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刘映芳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林文]

^① [德]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1页。

^② 温旭：《数字意识形态兴起的价值省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